

謹防奸細

蘇軍警惕性的故事



天津通俗出版社

謹防奸細

——蘇軍警惕性的故事——

本社編

天津通俗出版社

目 錄

在國境線上.....	1
奇怪的“小樹”.....	3
直着流的圓木.....	4
她不是咱們的奧爾伽.....	7
冒牌的鐵路工人.....	9
猜透了敵人的詭計.....	10
海邊的燈光.....	12
可疑的海鷗.....	13
坦克的艙蓋.....	15
調虎離山計.....	16
他在看什麼.....	18
哨兵和姑娘.....	19
魚目混珠.....	22
司務長識破了特務.....	23
間諜的落網.....	25

在國境綫上

這是一個多雨的黑夜。風在山坡大樹樹梢上怒號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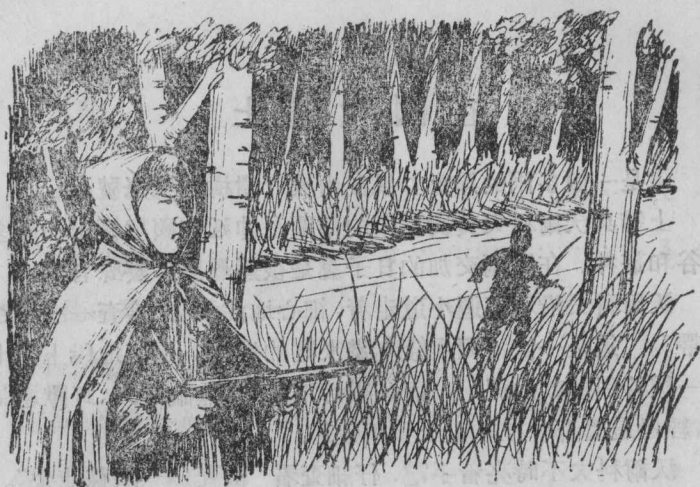
上等兵沃爾科夫負責警衛的轄區是伸延在國境綫上的許多峽谷和叢林。在風雨交加的日子裏是很難聽出什麼聲音的。

沃爾科夫沿着巡邏小道走着，細心地注視着“檢查——跟蹤地帶”。這是一條沿國境綫有幾米寬的地段。這個地段上的土是一種特別鬆軟的泥土，而且很好地犁過，無論是人、野獸還是鳥，經過這裏都會在軟土上留下痕跡。

沃爾科夫不時亮着手電，仔細查看“檢查——跟蹤地帶”。可是沒有一點可疑的形跡。

在深谷底處的小橋邊，他突然發現軟土上有些奇怪的凹印，這些印子既不像人的腳印也不像野獸的足跡。圓圓的凹印是歪歪斜斜地在“檢查——跟蹤地帶”橫過的。有些印子較大；有些印子小些，但是較深些。沃爾科夫蹲下身，仔細研究這些凹印。他根據它們的距離推測：偷越國境的人是側着身子爬過的，因此這些印子有大小不同，大的是膝蓋的痕跡，小的是手肘的痕跡。然而偷越國境的人是到哪裏去呢？偷進國境來呢還是偷出國境去？他再把每一個痕跡對比了一下，明白偷越國境的人是偷出國境的。

現在必須弄清楚的是偷越國境者是在什麼時候爬過這裏的。沃爾科夫把自己在上次巡邏時皮靴後跟留下腳印中積聚的雨水和這些奇怪的凹印中的雨水比較了一下，他皮靴後跟留下的腳印裏水是滿滿的，而在凹印裏的水却很少。他自己是在四十分鐘前走過這裏的，這就是說偷越國境的人是大約在十分鐘到



十五分鐘前越過“檢查——跟踪地帶”的。

“他走不了多遠，”沃爾科夫想，“而且他爲了盡可能少留些痕跡，一定沿着小溪走，不會沿着岸邊走。顯然，他現在還在我們這邊，還沒越出國境。”沃爾科夫從地上站起來，然後迅速越過“檢查——跟踪地帶”，沿着小溪岸邊跑去。必須在越境者還沒來得及走出國境綫前，跑到他的前面去。

跑到離國境還有五十米左右時，沃爾科夫便走到小溪邊上。他聽到有溪水的激濺聲和一個人低沉的呼吸聲。沃爾科夫走下小溪，在胡桃樹叢下停了下來。

一會他又聽到脚下有溪水的激濺聲。在離沃爾科夫幾尺遠出現了一個人影。

“站住，舉起手來！”沃爾科夫用不大然而是有力的聲音喝道。衝鋒槍指向越境的特務。

（甘尙武節譯·原載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八日“中蘇友好報”）

奇怪的“小樹”

在一個寒冷的黑夜裏，邊防軍戰士共青團員科爾涅耶夫正在國境綫上巡邏。白天，他對這裏的地形是很熟悉的，但是現在他彷彿是第一次到這裏。在每一棵樹的後面，在每一個小丘後面，都可能隱藏着敵人。科爾涅耶夫小心地注視着這一片給黑暗籠罩着的地方，警惕地聽着微風吹動樹枝發出的響聲。

突然，有一羣野豬從旁邊的地方驚惶地跑過。

“這是怎麼會事？”科爾涅耶夫心裏想：“這個地方一向是沒有狼的。獵人也從來沒有到過這裏來。這些野獸一定是給從國境綫那邊來的所謂“獵人們”嚇着了。他聽到地上有很微弱的樹枝格吱作響的聲音，靜了一會，樹枝又格吱地響起來。一會又寂靜了。顯然有人在小心翼翼地從邊界躡足偷入蘇聯國境。這時候一分鐘也不能再耽擱了。科爾涅耶夫以輕快的脚步迅速跑到發出令人懷疑的沙沙聲的地方。

最初他什麼也沒發覺，周圍只是一團漆黑。慢慢眼睛開始習慣黑暗了，能够看出叢樹的影子了。突然，他忽然發現有一株小樹在微微地上升，並且移動了幾步。科爾涅耶夫用力地扭了自己一下，的確不是在做夢。這時，小樹又沿着草地稍稍動了一下。科爾涅耶夫決定守在這裏等候這株“小樹”自己走過來。這株奇怪的“小樹”迅速地一直向科爾涅耶夫這邊跑來。當他們之間的距離只剩下大約五米遠的時候，科爾涅耶夫迅速扳開了自動步槍的保險栓，大聲喝道：“站住，爬起來！”小樹在地上呆立不動了。科爾涅耶夫上前一步，用力一踢，“小樹”倒在一旁，在小樹下面，有一個間諜蹲在地上，腦袋縮在肩膀裏，兩手直發抖。



間諜被押送到哨所去了。

(甘尙武節譯・原載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中蘇友好報”)

直着流的圓木

一個夜晚，天下着毛毛細雨，國境綫上哨所的巡邏班出發了。

勤務班長列斯柯夫中士把尼可拉留在預定的崗位，便走開

了。

國境綫上的夜顯得分外靜寂，尼可拉來到哨所的時間不久，他傾聽着樹林裏的樹木簌簌聲和灌木叢的沙沙聲，每一次沙沙聲、每一點響聲，他都試着尋找打破夜的靜寂的原因。

尼可拉的眼睛已經習慣了黑暗，他注視着自己周圍的一切。微風輕拂着，湖面掀起的水波衝擊着湖岸。忽然，水波中出現了一根圓木。接着又出現了一根。後來，波浪把圓木冲到沙灘上。湖對岸正在建造一座圓木建築物，這顯然是他們工作的疏忽，往工地浮送木排時被波浪打下來的。

在岸邊的灌木叢裏，有什麼東西沙沙地一響。過了一會兒，稍遠一點的地方又沙沙響起來。尼可拉伸直脖子，屏住呼吸。又是一陣沙沙聲。現在離得很近。尼可拉緊握着槍。沙沙又響了一次。尼可拉打了一個冷戰。突然，他看見在不遠的地方有一個黑影。仔細一看，原來是一隻狐狸。

這時湖面上，開始聚起濃霧。微風和濃霧搏鬥着，從透亮的地方，尼可拉看見水波中又出現了第三根同樣的圓木。先前的兩根是一面變換着姿勢、一面滾着漂過來的；但這第三根却是直綫進行的。這根圓木的一端微微抬在水面上，根部的一端卻沒在水裏。尼可拉感到奇怪：圓木自己怎麼能夠頂着風和波浪的壓力直着漂呢？因此，他加倍地注視着那根圓木。後來，第三根也冲到沙灘上了。由於波浪的衝擊它開始慢慢轉身；過了一會兒，它轉成和別的圓木一樣的姿勢。現在，它並不使人感到奇怪了，然而尼可拉還不放心。因為他原先的疑問沒有得到解答，他仍然不時地凝視着那根圓木。

霧越來越濃，突然，從湖上傳來一陣水花聲。起先尼可拉還以為是一條梭魚跳上岸來了。但是，剛才那一根可疑的圓木很快就打消了他這種設想。後來，他又聽見接二連三的水花聲。



一刻也不能猶豫了，他學着松鼠格格地叫了兩聲。不大一會兒，勤務班長列斯柯夫中士就出現在他身旁。

檢查湖岸的結果，從灌木叢中間，逮住了一個禿頭的、高個子的人。在他衣袋裏裝着偽造的蘇聯公民身份證。天亮以後，又在灌木叢裏搜出一個口袋，裏面裝着破壞分子的裝備和一件很薄的橡皮衣服。再檢查那根可疑的圓木，發現圓木根部的一端安有兩個柄。原來破壞分子是穿着橡皮衣服，附在這根圓木柄上，從水裏越境過來的。由於尼可拉的高度警惕性，敵人越境潛入的詭計失敗了。

(柯玉生改寫)

她不是咱們的奧爾伽

在北方，國境綫上的一天夜裏。烏雲滿佈在樅樹的頂空，一陣陣夾雜着冰粒的冷雨下個不止。女鐵路巡路員奧爾伽穿上帶風帽的雨衣，一手提着風燈，一手拿着一把大扳子，順着鐵道走去，開始執行自己的任務，她今天沒有帶得力的警衛員狼犬巴揚；第二哨所的值勤人員正在接近國境綫的要衝地段守衛着。按照輪值表，現在值崗的是古柏連柯中士和普通兵謝列茲涅夫。

大約在天亮前的二小時，古柏連柯和謝列茲涅夫在預定哨崗的附近就停了下來，並且藏身到榛樹叢裏。因為在剛發白的天空下，在高高的路基上，他們發現了有一個矮小的人影在移動着。

“這一定是咱們的奧爾伽，”古柏連柯小聲地告訴身旁的伙伴；謝列茲涅夫在昨天剛來到第二哨所。“她是這裏的鐵路巡路員。一個一點缺點也沒有的好姑娘。”

鐵路巡路員走近了，她的雨衣發出沙沙聲。邊防軍人從榛樹叢裏借着她手裏提着搖晃的風燈看着她，古柏連柯楞在那裏，半天說不出話來。

“她不是咱們的奧爾伽，”他目不轉睛地注視着這個陌生的女人，激動地說。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古柏連柯立刻就作出了結論：這個陌生的女人是偷越國境的奸細。她怎麼穿着奧爾伽的雨衣呢，一定還有人幫她。因為咱們的奧爾伽是個勇敢而力大的姑娘。

古柏連柯命令謝列茲涅夫馬上去報告哨所和通行檢查所，發現了偷越國境的奸細向國境綫推進。謝列茲涅夫無聲無息地

消失了。

鐵路邊的縱樹林傳出一陣極微小的沙沙聲，古柏連柯扳開自動槍保險栓，伏在地上。不久，兩個身材高大，裝扮成伐木工人的男人，出現在古柏連柯附近，他們手上帶着自動槍，顯然是護送剛才過去的陌生的女人。沒有什麼值得猶豫的了，古柏連柯等他們從前面走過，馬上站起來，在他們背後高聲命令：

“站住！舉起手來！”

這兩個傢伙突然向灌木叢奔去，古柏連柯早有準備，放了一槍警告槍，再說了一遍命令，這兩個人還是沒有停步，他便瞄準了打出一排子彈。敵人應聲倒在灌木叢裏了。

在假的鐵路巡路員消失的那個方向，彷彿有邊防軍人森嚴的喝喊聲傳過來，接着是一聲槍響，古柏連柯知道，那個女奸細也沒有逃過國境。

不遠的地方，有一隻狼犬在狂吠。古柏連柯很快就分辨出



來了——這是巴揚的叫聲。他發射了信號槍求援，邊防軍人謝列茲涅夫很快就來了，古柏連柯把他留在被打死的越境者旁邊，自己向巴揚狂吠的方向奔去。

在一條結了冰的小溪旁，古柏連柯找見了巴揚，牠的前面，有一個人躺在地上。巴揚自己跑出來找到了女主人。古柏連柯用手電照亮了她的臉，馬上把她抱起來高喊：

“奧里雅●，咱們的奧爾伽還活着！……”

（柯玉生改寫）

冒牌的鐵路工人

一列駛往國外的客車在傍晚到達了某站。

旅客都沒有下車，國境檢查站的值班員和他的助手們到車上按一般手續檢查旅客證件。車站的工作人員、檢查員和技工們，進行着火車的技術檢查。

站在月台上的戰士德羅金注視着在火車周圍活動着的人們。在這些人之中，他注意到一個穿着鐵路工人制服、手裏提着信號燈的人。這個人沿着火車走了好幾趟，有時瞧瞧車廂的下面，有時在車廂的入口處站一站，但是他從來沒有和任何一個他所遇到的同事站下來講句話，相反地，每當他看到迎面走來的鐵路員工時，他就加快了步伐並轉到一旁去。

這個在火車旁邊徘徊着的人和他的奇怪的行為引起了德羅金的懷疑。顯然，這裏並沒有需要這個人去做的事情，事實上他什麼也沒有做。那麼他轉來轉去的爲了什麼呢？爲什麼他要迴避其他的鐵路員工呢？

●奧里雅是奧爾伽的愛稱。



德羅金走了過去，用很自然的口氣問道：

“我有事要找謝明，你認識他嗎？他在那裏？”謝明是這個站上大家都認識的技工，他正在不遠的地方檢查火車。

這個人說他不認識，同時也說出了自己的猜想，謝明可能是列車乘務組裏的人。

德羅金越來越懷疑了：這個穿着鐵路工人制服的人真是個鐵路工人嗎？爲什麼他會不認識謝明呢？他究竟是在做什麼呢？他是個什麼人呢？德羅金決定將這個人扣留起來。

經過審訊後查明，這個穿着鐵路工人制服，手裏提着信號燈的人原來是一個企圖以鐵路工人爲掩護逃往國外的間諜。

就這樣，由於蘇聯軍人的警惕，捕獲了一個敵人派來的奸細。

（原載一九五五年八月十六日“文匯報”）

猜透了敵人的詭計

邊防戰士時時刻刻在不倦地猜度敵人的詭計。司務長哥爾捷也夫講過這樣一件事：

有一次，我同兩個戰士去追查偷越國境的敵人。首先我們研究了和打量了脚印。在鬆軟的泥土上留下的脚印，是很明顯的。走了幾公里以後，在堅硬的泥土上脚印看不見了，怎麼辦

呢？往哪個方向前進呢？這時，蒲公英草幫助了我們。從它們被撞落的絨球來看，我們知道敵人往樹林裏去了。

樹林的邊緣前面長着稠密的像牛蒡一樣的雜草。這種草上面是深綠色，下面是發白的。破壞者從草上走過時，把草踩倒了。我們就根據這點線索繼續偵察。在樹林裏也找到了勉強能識出的跡象，像樹根上被擦去的青苔，踏入地裏的毬果和被靴子踩壞的橡樹果。我們在樹林裏走了幾公里，看了看，又找不到痕跡了，於是我們一步跟一步地研究地形。

林子裏空地上幾堆鬆軟的土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土堆的後邊好像有田鼠的洞穴。但我又發現一些用鐵鏟剷下的草皮。明白了，附近那個地方有個秘密地洞，敵人就藏在那裏面。他們挖這個地洞時，企圖將挖出的土偽裝成田鼠洞。

最後，我們看出在一顆松樹旁邊的草有些枯萎了。旁邊的草皮也是剷起後又整齊地放在原地方的。我推動松樹幹，松樹倒了，下面打出一梭子衝鋒槍子彈。



“交槍！”我喊了。

敵人繼續射擊。這時我投了一個手榴彈，匪徒們被消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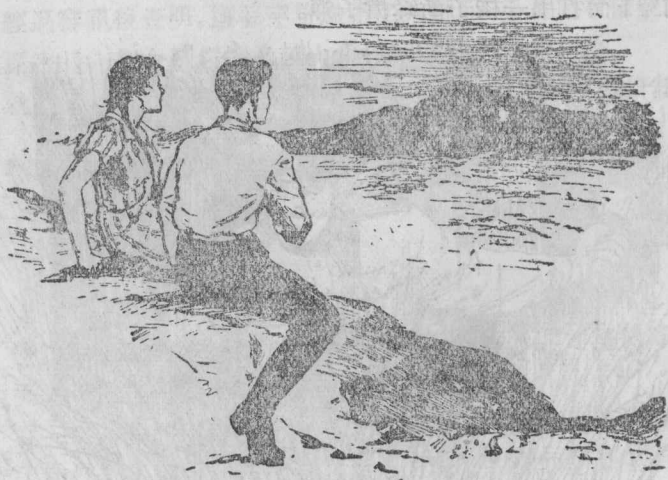
因為我在國界上警惕地執行勤務，政府授予我列寧勳章和兩個“優秀邊防戰士”的胸章。

（周一農編譯·原載一九五五年第十四期“中國青年”）

海邊的燈光

夜裏，海岸上一片寂靜，明朗的月光在海面上蕩漾着。中尉彼得和他的愛人嘉琳娜從靠近海邊的休養所走到海邊，在岩石上坐了下來。這時遠處的燈火已經燃着了，燈光在海邊的黑色山嶺上閃爍。

“瞧，多麼美麗的火蛇啊！”嘉琳娜指着高高伸向山上去的一



串燈光說。那是林場的上鎮。忽然，他們發現在燈光斷了的地方，還有一盞燈光，高於其他燈光，顯得特別突出。這盞燈光忽然消失了，然後又亮起來，又消失了，彷彿有人用什麼東西將它一擦一掀着。

“奇怪，”彼得想，“這像是信號。”他目不轉睛地注視着，企圖看出燈光明滅的某種順序，但是又彷彿沒有什麼順序，不像是從電報機發出來的。於是，彼得決定早些回去，立刻把這個奇怪的燈光的事情，報告給當地保安機關。

第二天早晨，搜查開始了，保安人員和彼得沿着一條通向森林的彎曲小路，來到山嶺一邊的一所房子裏，從這裏能觀看美妙的海景，一片汪洋大海。在一間最靠近海邊的房間的窗子的上方掛着一條厚厚的幔子，下面是深色的簾幕。在幔子和簾幕之間留有一條二十公分寬的空隙。

“如果就在這空隙中點燈，夜晚從海角上能看到什麼？”彼得想，“那就是昨晚看到的那個奇怪的燈光了。”

當天，在這間房間裏，保安處捕獲了一個間諜。事情的真相弄清了：五天前來了一個專做沿海地區工作的間諜，他欺騙房主人說，他是個虔誠的宗教徒，要到林場裏工作，暫時在這裏住些時候。在晚上，天一黑，他就點起燈，跪在聖像前裝作“祈禱”，實際上是向海上的敵人發信號。這就是奇怪的燈光的來源。

（原載一九五五年九月二日“天津工人日報”）

可疑的海鷗

在衛國戰爭期間，有一次，蘇聯黑海艦隊的一艘掃雷艦在海上航行。忽然，艦上的信號員發覺遠處海面聚集着一羣海鷗。



本來，這種情景在海上是極為普通的。按當地漁民的說法，這是海鷗在“打魚羣”。但信號員覺察，這羣海鷗的行動與往常有些不同，牠們朝一個固定的方向飛着打魚，令人可疑。於是信號員立即將這種情況報告艦長。艦長也覺得可疑，把掃雷艦掉過頭來，朝海鷗那邊駛去。駛近一看，海鷗原來在打一羣死去的小魚——“卡姆沙”（一種魚的名字）。這羣小魚從海水深處浮起來，數量很多，健啖的海鷗吃得挺得意。

“卡姆沙”自個兒是不會浮上水面來送上海鷗的嘴的。其中一定有原因。推測的結果，海底裏可能有潛水艇。潛水艇衝入了密集的“卡姆沙”魚羣，由於螺旋槳的轉動，小魚給震昏了，就浮上水面來。

根據儀器的指示證明，這個推測一點也不錯。艦長判定，在這個地區是不會有蘇聯自己的潛水艇的，於是就命令投放深水炸彈。

由於信號員的警覺，沒有忽視海面上任何一點細小的情景，